

第十五回 苦在心頭沒奈何庭前講理 喜從天降有商量閨內調情

詞云：

相逢只合笑顏舒，苦殺巢空心咽茹。欲訴又非宜，騰挪且措辭。得效于飛友，怎肯教他後。久已弄情緣，紅絲暗裡牽。

右調《菩薩蠻》

話說幸尚書與夫人，忽聽廉清奉旨養親完娶，將已到門，吃驚不小，便十分著急，只得叫兒子出來迎接。夫妻在內，只跌足歎氣，幸天寵將廉清迎入廳中，歡與廉清相見。廉清道：「俟小弟拜見過岳父母二大人，方與尊舅行禮。」說罷，隨著人人內相請，便一直進來，請幸尚書與夫人出去拜見。

幸尚書與夫人只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推到沒奈何的田地，幸尚書只得走出廳來。廉清已使人將兩張大椅子擺在中間，鋪下紅氈，只等丈人、丈母出來就拜。今見幸尚書獨自走出，便又著人去請夫人，卻滿面堆笑，躬身恭請幸尚書上坐。幸尚書只得走下一步，扶著廉清說道：「請問狀元此來，是奉朝廷賜歸？還是狀元自己私歸？」廉清道：「小婿蒙聖上矜憐，賜歸養親完娶。又蒙欽賜聘禮，故星夜前來拜見岳父、岳母二位大人，並求擇日，使小婿與令媛昭華小姐成就百年之好。請岳父台坐，俟岳母出來，一同拜見。」幸尚書聽了故作著驚，道：「狀元此來差矣。從來禮乃人之大綱。若不循禮，則近於野，而生物議。今狀元蒙聖上恩典，賜歸養親完娶，則親在先，而娶在後。只宜歸家拜見父母，先盡了子職，然後到我處言及婚娶，方是正理。怎麼先到這邊來，竟是先完娶而後養親，將來何以復命。宜速歸家，再來商議可也。」廉清道：「岳父之言實與小婿同心。怎奈我父親之見與岳父不同，故不敢違逆父命。今小婿是遵父命而來。」遂將父親不容相見之言說知。幸尚書微笑道：「今尊翁之見，是鄉野之私識。我身為禮臣，禮自我出，行動為人準則，豈可行此悖禮之事。還是歸家的是。」兩人只在廳上，一個叫他回去，一個說是奉父命必要請拜見，談論不已，以至家人僕婦俱圍繞而看，幸夫人亦躲在門後打聽。

且說幸小姐見趕過了廉狀元的坐船，滿心歡喜，便使秋萼來問。家人道：「已離家中不遠，只有里許了。」幸小姐聽見，忙吩咐住船，因對毛小姐說道：「小姐在船上寬坐片時，我同秋萼先回，稟知父母，即同人來迎接。」毛小姐應允。

幸小姐即整巾換服，同秋萼上岸而走。正欲問人，不一時卻看見牌樓匾額，旗幟飄揚，上寫的許多金字，俱是慶賀廉狀元的。幸小姐與秋萼看明，方知是自己門首，便不勝歡喜，走到門上，卻不見一人看守，便竟往內走。只見廳上許多人團團圍繞，不知為著什麼事。她二人便在旁乘空往內直走；不期夫人在門後突見二人走入，只說是廉清又著人來請她出去拜見，便回身欲躲。

秋萼忙上前說道：「夫人，小姐回來了。」夫人忽然聽見，忙回頭細認，小姐已走到面前，低聲說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回來了。」夫人方看明，果是小姐與秋萼。這一喜非凡，不勝驚喜，卻又禁不住雙淚如珠，一時話都說不出來，只掙說道：「我兒，妳娘親好苦也！」小姐連忙搖首道：「母親切莫高聲。」遂一同入內。

夫人遂將「廉清歸來，在廳上請見。妳父親要打發他回去，他只是不肯，只要請我出去拜見。正在萬分難解之際，孩兒恰恰到家，天大事已定矣。」幸小姐道：「廉清之事，容易就定。倒是孩兒之事，不能就定，快請父親進來商量。」秋萼道：「別人去請，必要被廉狀元看出，還是我去方得隱密。」

遂走到廳前來，閃身只看著幸尚書。幸尚書正與廉清分辯，忽一眼看見是秋萼，便不勝吃驚，暗想道：「她來，小姐必有下落了。」因對廉清說道：「狀元既奉父命不肯回去，且同小兒坐下，我且入內一去就來。」說罷便如飛入內，見了秋萼忙問道：「小姐今在哪裡？」秋萼用手指內，遂一同進來。

小姐見了父親，因笑說道：「孩兒服色有異，不敢拜見。」幸尚書見小姐這般打扮，宛然一美男子，不勝驚驚喜喜。小姐道：「廉清在外，卻不可露出一毫消息。」幸尚書與夫人會意，即便吩咐諸僕婦。小姐方笑說道：「孩兒今日娶了一位小姐來家，快著人同去迎接。」幸尚書與夫人聽了吃驚道：「孩兒這是怎麼說？」幸小姐方將別後，得毛羽收留、將女兒招贅，以及成親，今日同歸許多事情說了一番。

此時幸公子也走進聽見了，只笑得如喜如狂。幸尚書道：「如今這毛小姐來家，孩兒作如何安頓？豈不誤她終身大事！」幸小姐道：「孩兒自有主意。我今不便改裝，可備轎子，我去接她上來，須如此這般。」幸尚書與夫人只得依她，遂著人抬進兩乘大轎。幸小姐便坐了一乘，同著空轎，帶了家人僕婦，一齊往外走去。

卻說廉清忽見幸尚書急走入內，正不知是何緣故，只說「就出來」，便同幸天寵坐下。坐了半晌，不見走出來，心中十分驚疑。又見童僕紛紛出入，正要問幸天寵，不期幸天寵也曉得了些風聲，一時坐不住，也脫身溜了進去。

只撇下他坐在廳上。廉清見了，又覺可笑，又十分驚疑，道：「我岳父是個慎重之人，十分愛我。今日為何如鬼如蜮般的行徑起來，撇我在此，甚非愛我之意。」因躊躇了半晌道：「我今奉旨與小姐成親，不久出入閨闈，非比往日避嫌能禁我足，何不進去拜見。」遂起身剛欲走入，卻見兩乘大轎出來，後隨許多男女跟隨。廉清只得立在旁邊讓他們出去。

卻見幸尚書同著天寵，俱各笑嘻嘻走來說道：「適因有事入內，唐突之處，異日請罪吧。」廉清又要請拜見，幸尚書又再三推辭。廉清道：「小婿榮歸，理合拜見。岳父不容，卻是為何？」幸尚書笑道：「先不受拜者是有隱情，於禮有礙，而不敢受也。今隱情已釋，似無礙矣，宜該受拜。然在此匆忙之際，則又非受禮之時。容擇吉日愚夫婦受狀元之拜何如？」因對公子說道：「我已著人在東書院設席，你陪狀元去吧。」遂一面吩咐著人打掃廳堂，就忙亂個不了。

廉清因不便再問，只得同公子走入東書院來，彼此問些別後事情，方知逢寅不在此館。不一時家人來請入席，二人入席坐飲。廉清忍不住問道：「今日岳父母為著何事，卻如此匆忙，可使我一聞麼？」幸公子笑道：「今日有一件大喜事臨門，不得不為它匆忙。」廉清道：「我今奉旨與令妹成親，乃大喜之事。卻不以我為大喜，終不然更有大喜於我者？」幸公子道：「兄之喜，非為不大。但它之喜，非出尋常，得千古之奇喜，實有大於兄之喜萬萬矣。」廉清聽了不勝呆想，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幸小姐帶了僕婦一時到船，幸小姐走入艙中笑對毛小姐說道：「家君、老母知娶了小姐不勝歡喜，已著眾僕到船迎接，乞小姐整容。」隨用手招僕婦進艙，一齊給毛小姐磕頭畢，毛小姐隨即收拾打扮完，已是黃昏時候。

家人在岸上一齊點起燈籠火把，照耀一如白晝，眾婦女扶著毛小姐走出船頭，又扶入轎中，幸小姐也自入轎，然後抬上岸來。不一時到了門前，竟至廳上歇下。幸尚書與夫人俱立在上面。幸小姐先走出轎來請毛小姐，用手扶出，二人分立在左右。幸夫人見毛小姐果然標緻，與女兒不相上下，不勝歡喜，因說道：「小兒遠出，得蒙尊公尊堂留養，又與小姐聯姻，又賜同歸，愚夫婦不勝感激。小兒心事今已言明，我明日另擇良辰，與妳夫婦成親。今且不須大拜，只以尋常之禮相見吧。」毛小姐聽了只得說道：「媳婦今日同歸，理合拜見姑嫜。即使他日再結花燭，再拜也可。」說罷，竟拜下去。幸尚書與夫人只得受了。

拜完，幸小姐遂攜了毛小姐同到香房。房中早已收拾齊整，不一時侍女們擺上酒來，二人對飲，在房歡笑不題。

卻說廉清同幸天寵在書房中心內動疑，只停杯不飲，過不一會，卻聽得廳上人聲不絕，因問幸天寵。幸天寵笑道：「這就是大喜了。」廉清道：「何不去看來。」遂走到廳門口遠遠偷看，卻見廳上懸燈掛彩。燈光之下影影有一對少年夫妻拜見幸尚書與夫人，拜畢入內。廉清看完暗暗吃驚，正要問幸天寵，不期他也竟入內去了。

廉清看得不明不白，因想道：「若是家人媳婦拜見家主，卻不消如此尊重。我方才見這人是儒巾儒服，便不是下人可知。」又想道：「大約還是什麼親戚拜見。」遂回入東書院來，正想不了，只見幸尚書滿面笑容走來對廉清說道：「方才偶然有事，不得奉陪。如今特來補罪。」因使人洗盞更酌。廉清道：「翁婿之間，豈敢論此。但小婿有一事動問，適見一對少年夫婦在燈下拜見岳父母，拜完直入內室，不知此係何親眷？乞岳父示知。」幸尚書笑道：「今夜是她二人歸寧，母子相逢，後堂設席作團圓之喜耳。」廉清聽了不勝吃驚，忙問道：「歸寧二子，是女子出嫁而歸見父母也。岳父母只有昭華小姐，已蒙許小婿久矣。小姐之外未聞有次，何得忽有女歸寧，同此美少年而來？小婿心甚不解，乞岳父為我說知。」幸尚書已受了小姐之囑，恐他識破，只得笑說道：「賢婿素知我只生得一男一女，何得更有。只不過遊戲成奇，狀元不必多疑也。」廉清便不敢再問，既而席罷，送廉清到向日書房中安寢。

廉清到了書房，滿懷中弄得驚驚疑疑，又聽了幸尚書幾句糊糊塗塗的說話，一時又摸不著，又不便細問，左思右想十分疑惑。到了牀上，一時再睡不著，只管胡思亂想起來道：「我丈母雖有些嫌貧愛富，我今日榮歸，卻為何不肯出來相見，莫非其中有什變端之事麼？」又想道：「就是她有什變心，我小姐亦無變更之理。只是方才這一對少年夫妻，又是何人？若說是親戚，便不該說是『歸寧』，若說『歸寧』，則是他生之女矣。卻又不肯明言，其中大有不明不白之事。」遂想了想去，一時再想不著，忽想道：「我今是欽賜婚娶，何不明日見了岳父母立請小姐相見，便可釋疑矣。」有了這個主意，方才睡去。正是：

從來難測是人心，何況當初原有參。

今夜一番籌算定，來朝著意去相尋。

卻說幸小姐同毛小燕在房中談笑了半晌道：「小姐請先安置，我還要去見父母。」毛小姐應允了，遂走到母親房中，細細是了一番。夫人只埋怨「聽了妳娘舅攛哄，害了孩兒，我至今恨他入骨。」幸小姐便說出他現在船中，將前事說出：「今孩兒既歸，又平安無事，母親也不必恨他了。」便吩咐家人去，如此這般。

家人領命走至船中，對寧無知說道：「公子叫你上去，有話問你。」寧無知在船頭內睡得朦朦朧朧，忽聽見公子叫他，便跟著就走。這家人只引他在暗處而走，寧無知在黑暗中走了半晌，竟不知是什麼所在，不一時卻走在燈光之處，定睛一看，不覺大驚，便不敢走進。幸天寵連忙走來扯住道：「母舅不必驚惶，快些進去。」寧無知沒法，只得走入夫人房中，見了姐姐大哭道：「都是我不是了。」夫人埋怨了一番，幸小姐方將前事說明。寧無知方曉得前日這位公子，是毛小姐假扮的。夫人叫他不可說破。寧無知道：「我今改過，正要求外甥女看顧，再不敢多嘴了。」

幸小姐依舊到毛小姐房中同寢。到了次早，幸小姐就來見父母。幸尚書便將廉清許多疑惑細細說出。小姐想了半晌道：「他既疑惑，今早必要來請我相見。若不容他相見，他疑心是真，就不妙了。我如今只得改了原妝，父親引他到來院中見我，使他釋疑，方不露出消息，然後行事，方成佳話。」幸尚書應允。小姐自去改裝不題。

且說廉清一見天明，便起來要見丈人，以絕疑心。不期等了半日，尚書方走入書房中來。廉清一見便說道：「小婿自幼得與小姐同窗，並無避嫌。今日僥倖榮歸，成親固有期矣。然亦不可不一相見，庶不失禮。乞岳父慨容，感恩不淺。」幸尚書聽了，故意沉吟了半晌，方笑說道：「成婚在即，見也無妨。若不容見，又費賢婿一番疑惑了。可同我來。」遂先使人人內通知，方引著廉清緩步入園。

過了一帶花陰，廉清留心，卻遠遠看見昭華小姐同著秋萼在於向日相見之處，便疾趨近前，定睛細看了半晌，不勝歡喜，深深作揖道：「昔蒙鼓勵，今得成名。又感聖恩憐念，欽賜完婚，故星馳載道，卜諧伉儷。真可謂不負小姐之望矣。」幸小姐亦回禮答道：「當日家慈雖有微言，然妾堅心，生死靜俟。今狀元榮歸，以為夙願可酬，不知郎君據何所見，忽又多疑。莫非郎君今日以狀元之榮歸而驕人，欲作寒盟棄捐，妾亦何敢強也。」說罷，顏色頓異，竟同秋萼而去。

廉清見小姐怪他多疑，正欲說明，不期小姐已去遠，不勝追悔。只得向幸尚書再三謝罪。幸尚書笑道：「狀元想今釋疑矣。」廉清道：「小婿原無所疑，只求岳父擇日完婚，庶不負聖恩之意。」幸尚書道：「賢婿既是如此，後日是黃道吉日，使小女歸事狀元罷了。」廉清大喜，同出花園。不一時大船已到，家人搬抬了許多欽賜禮物，擺列廳中。幸尚書著人收進。

幸小姐同毛小姐在房中見僕婦搬禮物，就揀了幾件人間罕見的寶物，與毛小姐看。毛小姐看了，不忍釋手，因問道：「這幾件寶物，是從何處得來？」幸小姐笑道：「妳若愛它，妳就收了。」毛小姐道：「我怎麼好收它。」幸小姐道：「這些寶物，是一個人的聘禮，要娶一房妻子的。今托人要定我妹子，我妹子已許了人家，卻又愛他這幾件寶物，與我商量叫我改做了女兒嫁他，正在兩難之際，我方才見妳愛他東西，何不妳代我一言？這幾件寶物就好賴他的了。」毛小姐聽了不勝惱怒，變臉說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話，怎麼將我戲辱起來。」幸小姐忙賠笑道：「我豈敢戲辱小姐，妳若不肯，我明日嫁他。」毛小姐聽了不覺又好笑道：「妳原來是個呆子，我不同你說呆話了。」幸小姐笑道：「妳既不同我說呆話，如今只得要同妳說正經話了。我父母已揀了明日，與妳我重結花燭，完妳我的心事。只是我有一件事，要對妳說，不知妳可肯依我。」毛小姐道：「你要說正經話，我怎麼不依。」幸小姐道：「我與小姐呢狎雖久，卻是虛合。如今這番，比前不同，是真正的好合。若只一味嬉笑言談，全無新人之態，一則令人觀看不雅，二則使我泛常無趣。必得使小姐一如當日嬌羞，不可輕言輕笑，矜持自重，使我暗中摸索，得上陽台，而為雲為雨。妳道何如？可肯依我麼？」毛小姐笑道：「你又說呆話了。當初與妳初會，自然嬌羞，我今與妳雖未有雲雨之施，然終夜交頸，挑挑逗逗，怎狠叫我學得前番閨態？」幸小姐道：「妳若不依，到那時又恐『陽台只供人作夢』，小姐妳不要怪我。況且只得頭一夜，還叫小姐如此。」毛小姐含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且只得依你，看你做些什麼醜態來奈何我？」幸小姐見她應承，滿心歡喜，後來尋丈母商量。

只因這一商量，有分教：
志過陳平，嫁如娥女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